

相关链接

印度社会主义党

社会主义党的发展壮大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80年代,由于吸引著名的“劫匪皇后”普兰·黛维加入,社会主义党在印度名噪一时。这个女劫匪在北方邦肆虐多年,从政后竟然成功参选议员,但最后被正法。

尽管拥有乡村草根阶层广泛支持,社会主义党不少政治主张却趋于保守和极端。任职北方邦首席部长时,老亚达夫反对学校教授英语,称这不利于保护传统文化;反对推广电脑,称这将沉重打击乡村工业。

历经多年发展,社会主义党仍然是一个地区性政党,虽然在北方邦颇有根基,但在全国影响有限。

国大党“练兵”

拉胡尔·甘地作为国大党候选人在北方邦参选,被认为是为2年后全国选举“练兵”。

北方邦堪称印度第一大邦,拥有2亿人口,在全国议会占有最多席位,该邦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大党是印度第一大政党,在2009年选举中连任,得以继续联合执政。然而,由于受腐败丑闻困扰,加上消除贫困、抑制通货膨胀不力,国大党难以在中低收入和乡村选民中维系原有影响力。

派甘地出马参加北方邦选举,国大党显然希望能够稳住大多数选民支持,为2年后全国选举积累政治资本。

挑战尼赫鲁-甘地家族垄断地位 印度政坛新秀红人亚达夫

老政党推出新面孔

在印度政坛,亚达夫是一张新面孔。然而,这位北方邦最年轻的首席部长大有来头,出身于当地政治世家亚达夫家族。

亚达夫的父亲穆拉亚姆·亚达夫是印度社会主义党创始人。当年,老亚达夫不过是一名摔跤手,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建党,广泛争取出身卑微的贫苦农民支持,最终在1989年当选北方邦首席部长。

亚达夫早在2000年即投身政治,成功当选印度国会下议院人民院议员。当年他只有26岁,是最年轻的议员。多年来,亚达夫一直低调行事,避开公众视线,直到父亲政坛失势后,才逐渐崭露头角。

社会主义党如今名声不佳,为腐败和刑事案件所累。今年,社会主义党当选的半数议员都面临刑事罪名指控,尽管北方邦其他地区性政党也面临同一问题。

为洗刷社会主义党的罪名,亚达夫严肃纪律,要求凡有意参选的党员都须递交申请书并接受考察。党内提名候选人时,他否决了多名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党员,亲手提拔多名名誉好的党员参选。

骑着单车下乡拉票

年轻的亚达夫好似一股清新的风,让北方邦选民看到希望和改变。

亚达夫在北方邦出生长大,后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学习环境工程。如此经历使他以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形象示人,既符合选民渴望改

变的需求,又不至于被指责是脱离大众和现实的精英阶层。亚达夫认同技术和市场对发展的重要性,甚至承诺将向在校学生分发可免费使用的平板电脑。他愿意倾听城镇选民的诉求,并主导社会主义党调整工作重心争取这部分选民支持。另一方面,亚达夫从未放弃社会主义党的传统阵营——出身农村的草根阶层。尽管讲得一口流利英语,他在公开露面甚至接受英语媒体采访时仍坚持用印地语。他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深入田间地头,展开独具特色的竞选攻势。



目。但随着北方邦选战日益激烈,媒体开始关注亚达夫,并越来越多地将他与全国政坛明星拉胡尔·甘地相提并论。

拉胡尔·甘地是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之子,印度政坛世家尼赫鲁-甘地家族第四代传人。为了这次地方选举,他婉言谢绝总理曼莫汉·辛格的人阁邀请,一年多来全职竞选。为塑造亲民形象,他住到村里的草棚中,还参加村民们的抗议。

选举中,甘地将北方邦时任首席部长马亚瓦蒂视作主要竞争对手。马亚瓦蒂是北方邦首位女性首席部长,出身低种姓阶层,因此颇得草根阶层支持。但是任职后,马亚瓦蒂因生活铺张、大肆竖立个人塑像和涉嫌腐败而渐失民心。

为示区别,甘地打出“年轻”和“改变”两张牌吸引选民。41岁的甘地早年留学英美,与印度其他政治家相比,可谓年轻又现代。然而,亚达夫的出现却颠覆了甘地的选举策略。亚达夫比甘地还年轻3岁,也有留学海外的经历。

结果,以亚达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党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在北方邦403个竞选席位中赢得224席,国大党只赢得28席。亚达夫出任首席部长组建地方政府拥有绝对优势,无需联合其他政党势力。

基于北方邦的选举结果,不少分析人士对亚达夫寄予厚望,认为在2014年全国选举中,他有望率领社会主义党对国大党构成威胁,并终结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政坛的垄断地位。袁原

课堂表现备受称赞 无奈“附加值”分太低 教学评估让明星教师下岗

好教师被“炒”

美国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麦克法兰中学五年级教师莎拉·维索茨基拿到解聘通知时很错愕,就在两个月前校方听过她的课,给出很高评价。“真高兴能看到一堂课如此有效地融合教学和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副校长肯纳德·布兰奇如是评估她的表现,还敦促她与同事们分享教学方法。

校长塞缪尔·斯没有对解聘维索茨基一事公开表态,但她写了封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称赞她“有激情,有创意,有远见,灵活性强,有激发动力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导致维索茨基落马的直接原因是“附加值”过低。“附加值”是一种复杂的数据分析工具,用来衡量教师对学生考试成绩的直接贡献。在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下,华盛顿特区和至少25个州已经或计划依据“附加值”评估教师工作成绩。

华盛顿特区的教师评估体系中,“附加值”评分占50%,课堂考察评分占35%,与校内事务和考试趋势的配合度占15%。维索茨基的“附加值”分数过低,因此即使她的课堂表现受到高度肯定,也不足以改变被解聘的命运。

评估压力大

31岁的维索茨基2009年从华盛顿州一所私立学校转到麦克法兰中学任教。私立学校不以分数挂帅,更注重学生品德和情商培养,但在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她得应对

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初到麦克法兰中学的维索茨基并不适应新环境,校长对她如是评估:“你的指导必须清晰并有区别性,以适应学生们的不同需求。应该尽可能增加指导时间,学生的不当行为则应该降低到最轻程度。”



这一年维索茨基的课堂考察分“附加值”过低,总评分仅为“低效”。假如再拿一次“低效”,她将被解聘。第二年维索茨基努力改进教学方法,课堂表现有了很大改观。副校

长布兰奇特别表扬她与学生家长交流的“创新”之举,比如邀请家长参加班级活动、放学后陪伴住在附近的学生走回家等。

家长布莱恩·多尔西称赞说:“维索茨基是我接触过的最好教师之一,对孩子们细心,作业全部看过,愿意花时间沟通。”

分数有猫腻?

第二年,维索茨基的课堂表现获得“有效”或“高效”的肯定,但由

于“附加值”分数过低,仍不足以改变被解聘的命运。她愤怒质问:“我想知道,为何我的‘附加值’评分和其他各项评分悬殊巨大?”

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系统人力资本负责人贾森·卡姆拉斯说,像维索茨基这样课堂考察与“附加值”分数悬殊的情况确实罕见,通常受评估的教师如果某一方面得分很低,另一方面分数也不会很高。

幸运的是,维索茨基仅仅失业了几天,就在费尔法克斯县的海布拉谷小学找到了工作,仍教5年级,还有闲暇修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罪在“附加值”?

维索茨基事件再度引发美国教育界针对教学评估体系的争论。

华盛顿特区2011年有206名教师因评估不过关遭解聘,替他们叫屈的人认为,这种结合人力考察和严格运算法则的教学评估体系并不科学,未必能反映教师的真正价值,“附加值”比重过大尤其不合理。

教育界则认为,“附加值”注重考察学生成绩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而不是单一学年的分数,更能体现教学效果,而校方的课堂考察很可能受个人感情或偏见影响。

研究人员担心,“附加值”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不少情况下,学生考试成绩与教师表现无关,比如贫困、学习障碍、突发疾病、家庭紧急事故等,都可能影响考试表现。

教育专家指出,“附加值”永远不该成为决定教师前途的关键因素,50%比重实在太重。沈敏

相关链接

评估教学“附加值”

“附加值”原本是农业领域的测量方法,用于测定改变原始形态后的农产品价值,比如制成果酱的草莓。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学家威廉·桑德斯首先在田纳西州将“附加值”引入到教学评估体系。

“附加值”有一套复杂的计算方法。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专门聘请普林斯顿数学策略研究所,为特区内所有4至8年级的471名教师一一计算“附加值”评分,主要参考数据是学生上年度和本年度的考试成绩。

以维索茨基为例,研究所先取得她班上每一名学生4年级的考试分数,并搜索特区内分数相同的学生。等学生们参加完2011年考试后,研究所结合每个学生在地班上实际花费的时间和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动因素,计算出她应得的平均分。

在2011年评估中,维索茨基的实际平均分低于研究所预测分,所以,尽管她的课堂考察分为3.2分(最高4分),总评分仍只到“低效”档次。因为累积两次“低效”,她遭到解聘。

其他一些州对“附加值”的态度更为审慎。纽约州最近规定“附加值”在年度评估中仅占20%比重,田纳西和明尼苏达州也把该比重上限设为35%。科罗拉多和俄亥俄等州则规定,体现学生成绩发展的数据在各项教师评估计分中应该占五成比重,但至于是否应用“附加值”或其他指标则由各学区自行决定。